

青年学术丛书·文化

YOUTH ACADEMIC SERIES-CULTURE



建造心灵的方舟

——论别雷的《彼得堡》

管海莹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青年学术丛书·文化

YOUTH ACADEMIC SERIES-CULTURE

建造心灵的方舟

——论别雷的《彼得堡》

管海莹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杨文霞

封面设计:肖 辉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造心灵的方舟——论别雷的《彼得堡》/管海莹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

ISBN 978-7-01-010592-5

I. ①建… II. ①管… III. ①别雷(1880—1934)—小说研究

IV. ①I5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5673 号

建造心灵的方舟

JIANZAO XINLING DE FANGZHOU

——论别雷的《彼得堡》

管海莹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

字数:240 千字

ISBN 978-7-01-010592-5 定价:3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真正严肃的就是我对俄罗斯的爱,对俄罗斯人民的爱,它是我心灵之
唯一完整的音符。

——[俄]别雷

彼得堡将要沉没,如同大西洲;《彼得堡》显露出来,如同永恒的诗歌
世界。

——[美]安许茨

序 言

汪介之

管海莹博士的这部专著,论及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位独特的作家安德烈·别雷。对于我国广大读者而言,这位作家的名字或许是相对陌生的,虽然早在 20 世纪第二个十年中,他就已经写出了作为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奠基作之一的长篇小说《彼得堡》,那也是卡夫卡的《审判》和《变形记》、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和《尤利西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雅各的房间》和《达洛维夫人》等作品先后问世或尚在酝酿之中的时期。不过,别雷的文学命运却远不如他的国外同行,虽然在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1890—1917)他曾显赫一时,但是随着这个文学时代的终结,他的名字和作品便一起渐渐淡出读者的视野。直到作家去世半个世纪以后,他的作品才开始回归,并从那时起逐步为新一代读者所知晓。

安德烈·别雷(1880—1934)原名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布加耶夫,生于莫斯科的一个书香之家,其父为莫斯科大学教授。他在文化和学术氛围浓厚的环境中长大,中学时代即结识近邻、在现代俄国文化史上卓有影响的索洛维约夫一家。1899—1903 年在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系学习,1904—1905 年转至历史—语文系就读,其间广泛阅读弗·索洛维

约夫、叔本华、尼采和费特、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等人的著作,并深受其影响。1900年别雷完成《交响曲》四部曲的第一部《北方交响曲》,1902年发表论文《艺术的形式》,由此开始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两个方面的探求,两方面均不断有成果问世,并日益成为象征主义文学运动中有影响的人物。1905—1906年间,他的理论兴趣中心由索洛维约夫和尼采转向康德和新康德主义。1909年别雷组建后来成为“年轻一代”象征派中心的“缪萨革忒斯”出版社,进入理论著述最为集中的时期。1912年他在德国结识著名哲学家施泰纳,深受其“人智学”理论的影响。十月革命后既参加过“自由哲学协会”的活动,也曾被卷入“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时潮之中。1921年赴柏林,与高尔基、霍达谢维奇等一起创办《交谈》杂志,1923年秋回国,继续创作与理论研究,直至1934年去世。

作为诗人和小说家,别雷的大量诗歌和小说创作,从一个方面显示了俄国象征主义文学的丰饶实绩。作为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他则以一系列论文和专题学术专著,对“作为一种世界观的象征主义”作了系统的理论阐述,其中的“理论三部曲”《象征主义》、《绿草地》和《阿拉伯图案》更被称为俄国象征主义的“圣书”。在晚年,他还写有三卷本回忆录《两世纪之交》、《世纪的开端》和《两次革命之间》,给白银时代文学生活以艺术总结。因此,别雷不仅是俄国象征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当之无愧地成为俄国整个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杰出代表之一。

在别雷步入俄罗斯文学之林的白银时代,象征主义是最先出现的一种文学新思潮,也是最有成就和影响的文学新流派。它除了具有西方象征主义文学的一般特点外,还强调艺术的宗教底蕴,认为艺术具有改造尘世生活的作用,赋予“象征”性形象以多义性;另外,与西方象征主义的成就集中在诗歌方面有所不同,俄国象征主义在小说、戏剧领域也同样颇有建树。别雷的长篇小说《彼得堡》(1916),正是俄国象征主义小说的代表性成果。管海莹博士的这本书,就是在细读《彼得堡》文本的基础上,联系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思想和文学潮流及别雷的整个创作道路,对这部长

篇作品进行深入研究的一项成果。

《彼得堡》写的是1905年发生在俄罗斯帝国都城彼得堡的事。小说主人公之一、贵族参政员阿波罗·阿勃列乌霍夫,是“一个重要机构”的首脑,他的妻子安娜因丈夫的冷漠无情而出走了。他们的儿子、大学生尼古拉则讨厌父亲,不满现实,曾许诺要帮助某个“轻率政党”。尼古拉的同学、平民知识分子杜德金受恐怖组织委托,把一个装有定时炸弹的罐头盒交给尼古拉保管。尼古拉因爱情纠葛,前不久受到沙龙女主人索菲娅的嘲笑,决定实施报复,于是戴上假面具进入其父与索菲娅均到场的舞厅。他在舞会上收到了一封信,信中催促他用定时炸弹炸死父亲,但他犹豫不决。同时,阿波罗也被告知日内将有人加害于他,凶手即他的儿子。由于炸弹未爆炸,又有谣言传出,说尼古拉是政府派出的密探。其实,所有这一切都是真正的密探利潘钦科干的,其用意是制造混乱,破坏革命。杜德金得知这一真相后,气愤至极,杀死了利潘钦科。尼古拉回家后,打算把那个装有定时炸弹的罐头盒子找出来,立即扔到涅瓦河中去,但没想到父亲已无意中把它拿到自己房间内。此时,出走的母亲安娜也回到家中。当一家三人重归于好、晚餐后就寝时,炸弹爆炸了,但幸好三人均未受伤。阿波罗从此退休,与安娜一起避居乡间,尼古拉则出国疗养。若干年后他回国时,父母均已去世,他本人也渐渐变成一位白发老者。

管海莹的专著,集中探讨的是《彼得堡》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性。作为象征主义小说,这部作品的内容是以一种新颖奇特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作品中的人物不过是一种“想象的形式”,地点与时间不过是一种“象征”,整部小说其实是一种“下意识生活”的记录。首先,故事发生地点彼得堡就是一种象征。它是俄罗斯帝国的象征,东方和西方“两个敌对世界的交接点”的象征,它的历史也象征着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的历史。其次,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如阿波罗·阿勃列乌霍夫象征着那种把东方的守旧和西方的虚伪结合在一起的官僚,乃至整个矛盾重重的俄罗斯国家机器;尼古拉、杜德金、利潘钦科等形象,也各有其特

定的象征性,或象征着某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或暗示出某种历史过程的后果。另外,小说中的许多场面、事件和细节,也同样具有象征性,如作品临近结束时阿勃列乌霍夫家中定时炸弹爆炸的一声巨响,便象征着正在来临的世界性的灾难和危机。这一切使得整部小说获得了一种宽泛的象征意义。

管海莹还注意到,与传统小说不同的是,《彼得堡》中还充满着人物直觉、下意识活动的呈现与自由联想,别雷的叙述有时也具有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接近于意识流小说。作家似乎还有意强调其笔下人物的无力、无助乃至“傀儡性”,他们的行为往往是微不足道的,荒谬的,其活动常以失败告终;他们的言语则口齿不清,甚至只是一种“手势言语”,与作家考究的讽刺性叙述语言形成鲜明的反差。小说对上层官僚统治集团、首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革命示威游行的场面,都作了一种讽刺性的描画,在把生活现象漫画化的处理中强调这种生活的“幻觉性”,而悲剧性的冲突也就在漫画般的场景和近似闹剧的形式中表现出来。凡此种种,都表明作品艺术风格的多样性。

如果说,作为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的别雷既显示出在宗教—哲学体系中探索艺术真谛的取向,又怀抱着由艺术活动改变人的精神、改造现实的理想;那么,作为小说家的别雷,同样没有在艺术形式试验和语言革新的框架内限制自己的活跃思维。管海莹的这本著作令人信服地揭示出:在《彼得堡》打破惯常时空顺序的、时断时续的叙述中,涵盖着作家关于俄罗斯独特的历史命运的深邃思考。在别雷看来,彼得大帝创建彼得堡这座城市,成为俄罗斯历史进程中遭遇一种“劫运”的起点。彼得机械地接受了西方的原则和方法,却不能在东方和西方的融合中建立一种新的统一和谐,造成了俄罗斯无法克服的悲剧,这对于俄罗斯来说,无异于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奸细勾当。于是,西方的唯理主义、实证主义和东方的因循守旧、破坏性的本能发生碰撞,演化成一种神秘的危害力量,它影响着《彼得堡》中的所有主要人物。阿勃列乌霍夫这个官僚是把所谓“西方原

则”引向荒谬地步的人物。他遵循的是平面几何学、合目的性和公文,把一切都纳入“律令与法规”之中,但是在他身上所流的却是“蒙古人的血”。这一形象是俄国上层统治官僚的讽刺性写照。利潘钦科既是官僚统治集团豢养的走狗,又是名副其实的暗探、奸细。作品中的众多人物,都是由彼得堡这座城市象征性体现出来的俄罗斯历史劫运的牺牲品。他们的命运,标志出从彼得时代到1905年革命这一漫长历史过程的结果,而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本身,不过是某些现象的永无止境的悲剧性重复。小说多方面地显示出俄罗斯文化的双重性、矛盾性:一方面是官僚主义的幽灵,机械的事务主义,生活的虚伪性,另一方面是虚无主义、野性本能和恐怖主义。然而,别雷又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肯定了1905年革命,即认为它标志着彼得一世以来俄罗斯荒谬历史的终结,而其后俄罗斯不可避免的“劫运”将是它对于历史的启示录式的飞跃。如此看来,别雷的艺术形式创新,从来不是为了形式本身,而是在探索并创造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然而,别雷作品的艺术形式特别是他的语言试验,有时确实让人望而生畏。就像人智学、宗教神学和神秘主义的影响,不免在他的理论批评文字中留下某些繁冗、晦涩的痕迹一样,他的小说《彼得堡》,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当面对管海莹(为了写这本书,她曾两次去彼得堡访问)所说,是一颗“难啃的酸苹果”。难能可贵的是,管海莹没有因为这颗苹果的“酸”和“难啃”而轻易丢弃它,而是以一种敢于直面难题的学术勇气,下决心把它啃干净。这样,我们才得以在本书第五章中看到关于《彼得堡》的形式和语言的新奇、奥妙和独特蕴涵的细致解读。毋庸讳言,正是由于包括《彼得堡》在内的别雷全部创作的形式创新,管海莹博士的这部专著并不能穷尽对它的阐释,其中的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然而“诗无达诂”,作者已完成的工作不仅成为她以往研读别雷的一种总结,也将为作者自己和后来的同类研究提供铺垫与启示。

2011年秋于南京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1
第一章 《彼得堡》在别雷创作发展中的地位	23
第一节 从别雷的创作道路看《彼得堡》	24
一、四部《交响曲》	25
二、《东方或西方》三部曲	38
三、1917 年之后	44
第二节 《彼得堡》的艺术构思对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46
一、俄罗斯——东方与西方之间	47
二、人——宇宙和谐的一部分	54
第二章 走向《彼得堡》的前阶：《银鸽》	60
第一节 神话诗学因素	60
一、受难的狄俄尼索斯	61
二、空间与时间的神话化	65
三、神话意象	68
四、由秩序走向混沌	70
第二节 戏拟诗学因素	74
一、在《银鸽》中“复现”	76
二、在《彼得堡》中“衍生”	80
三、“对话”与“转化”	83

第三节 思想诗学因素	89
一、作为内容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时代思想	89
二、作为形式的“思想”	91
第四节 节奏诗学因素	99
第三章 《彼得堡》：意识之域	105
第一节 时空——意识的背景	106
第二节 人物——意识的演绎者	110
第三节 意识及其象征物：人物关系的参照	114
第四节 场景和事件——意识的内景画	116
第四章 《彼得堡》：象征的王国	121
第一节 人物面具化	122
第二节 事物人格化	134
第五章 《彼得堡》的形式创新	142
第一节 叙事结构	144
一、基本意指方式	144
二、记号框架	148
三、深层结构	152
四、主题群	158
第二节 叙事者	161
一、作为故事讲述者	162
二、叙事干预	164
三、叙事方位	167
四、可靠的叙事者	174
五、个性化叙事者	180
第三节 小说的语言特色	183
一、音乐性	183

二、多义性	199
三、形象性	207
四、隐喻性	222
结 语	236
附录一 别雷生平与创作年表	239
附录二 国内别雷研究论文要目	243
参考文献	245
索 引	253
后 记	257

导 论

20 世纪俄罗斯著名作家安德烈·别雷(Андрей Белый, 1880—1934)是难解的,他分裂的个性、悲剧性的命运、试验性的文体,使他的创作有如斯芬克司之谜一样显得扑朔迷离。从他的一生看,他是弗·索洛维约夫的追随者,施泰纳人智学说的积极宣传者,象征主义的理论大家,反对暴力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小说《交响曲》、《彼得堡》、《银鸽》和回忆录三部曲的作者,学术著作《果戈理的技巧》和难以读懂的理论巨著《象征主义》的著者,作诗法的奠基人和在内容与形式上均不同凡响的系列抒情诗作的撰写人^①。别雷似乎就是斯拉夫的浮士德,生命不息,探索不止。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在他那似乎永不疲倦的找寻生命支点的旅程之中,唯一执著不变的是他对人的心灵本质价值的信念。别雷曾说过:“真正严肃的就是我对俄罗斯的爱,对俄罗斯人民的爱,它是我心灵之唯一完整的音符。”^②别雷艺术的终极目的是重铸罗斯性灵,因为他相信建造起人类心灵的方舟就能使人接近永恒。站在新时代的门槛上,别雷肩负起 19 世纪俄国文学传统所孕育出的文学使命感继续前行。

① Долгополов. Л. К. Начало знакомства. // Составители: Лесневский Ст., Михайлов Ал. Андрей Белый. Проблемы творчества. М., 1988. С. 3.

② Пискунов В. М. сост.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б Андрее Белом. М., 1995. С. 1.

为了适应新现实的要求,别雷超越 19 世纪俄国传统文学的形式,发展了属于 20 世纪的文学。别雷的早期四部《交响曲》的发表标志着俄国古典小说的终结,而他的长篇代表作《彼得堡》的影响更深、更远,为别雷在俄国文学史上树起了一块丰碑。这是一种全新的小说模式,在题材、结构、语言、叙事技巧等小说形式范畴方面完成了长篇小说写作范式上的一次革命。因此,巴赫金视别雷为所有俄罗斯小说家的“导师”。著名诗人纳罗夫恰托夫认为,别雷是“本世纪前几十年俄罗斯知识界最有意思的人物之一。离开他的名字就不可能认识那个时代俄罗斯的文艺思想。”^①所以,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别雷不仅是俄国象征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他更是以俄罗斯现代主义小说奠基人的身份进入文学史的。他的文体新颖独特,其影响远远超越了象征主义流派的范畴。

在别雷去世后的第二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就在《消息报》上发表和皮里尼亚克、萨尼科夫等共同签名的悼词缅怀别雷,悼词中称:“安得烈·别雷的创作不仅是对俄国文学,也是对世界文学的天才贡献……与马歇尔·普鲁斯特采用的回忆个人的感觉世界的方法相类似,别雷做得更全面、更完善。对于现代欧洲文学来说,詹姆斯·乔伊斯是手法的高峰。应该记得詹姆斯·乔伊斯是安得烈·别雷的学生。作为象征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进入俄罗斯文学,别雷比这一流派的所有的老一辈,如勃留索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索洛古勃等创造出的都更多。他超越了自己的流派,并给予所有后来俄国文学流派以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在别雷去世后写下这段文字的 authors,认为自己是他的学生。”^②帕斯捷尔纳克等人准确定位了别雷在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地位。

① Наровчатов Сергей. Слово об Андрее Белом. // Составители: Лесневский Ст., Михайлов Ал. Андрей Белый. Проблемы творчества. М., 1988. С. 6.

② Известия, 1934 г., января.

一、俄罗斯学界的别雷研究与《彼得堡》研究

别雷一生著述颇丰。作为诗人,别雷的主要成果有诗文集《碧空之金》(1904)、诗集《灰烬》(1910)、诗集《骨灰盒》(1909)、长诗《基督复活》(1918)、诗集《星星》(1919)、长诗《第一次相遇》(1921)等等;作为小说家,别雷创作了四部《交响曲》(1902—1908)、《银鸽》(1910)、《彼得堡》(1916)、《柯季克·列塔耶夫》(1922)、《莫斯科》(1926)、《面具》(1932)等等;作为文学理论和批评家,别雷先后出版了理论三部曲论文集《象征主义》(1910)、《绿草地》(1910)、《阿拉伯图案》(1911)和《创作悲剧——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1911)、《革命与文化》(1917)、《亚伦之杖(论诗歌语言)》(1917)、《作为辩证法的旋律和〈铜骑士〉》(1929)、《果戈理的技巧》(1934)等专题学术著作。

别雷丰厚的文学创作和理论著述是俄国文学史和批评史上的重要现象。在20世纪初别雷已经像一颗高高在上的星星,闪烁在俄国文学的星空中了。与别雷同时代的许多作家、诗人、评论家或思想家都对其进行过评论:从现实主义作家高尔基到老一代象征主义者勃留索夫、吉皮乌斯,年轻一代象征主义者中的重要理论家维·伊万诺夫、大诗人勃洛克、埃利斯,以及阿克梅派的诗人曼德尔什塔姆;从白银时代的职业文学批评家尤里·艾亨瓦尔德、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到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谢·布尔加科夫等。但是他们的观点和结论远不是一致的,可以说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为了方便研究,我们把俄国的别雷创作评论史按时间顺序大致分为三个时期:1. 白银时代作家、评论家的评论;2. 十月革命后,国外侨民文学评论家的评论和苏联国内的评论;3. “解冻”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文学评论。

总的说来,别雷作品的命运就和他本人的命运一样曲折。他最早的

四部《交响曲》问世之初,就引起评论界的误解和嘲笑,但却得到了象征主义圈内朋友的高度赞扬。在别雷的第一部诗文集《碧空之金》出版之时,老一代象征主义代表人物勃留索夫的评价是:“在这部诗集里,卓越的艺术成就、无与伦比的形象世界与少年的经验缺乏、技巧不足混合在一起。”^①别雷的小说《银鸽》则由于其中提出的某些问题过于特殊而被认为不适于大量发行^②。别雷的长篇代表作《彼得堡》就连出版也是几经周折。别雷后来在回忆录中忆及当时的情况。小说最初是《俄罗斯思想》杂志社预定的。但当别雷将小说的第一部分手稿交给杂志社的时候,《俄罗斯思想》的主编司徒卢威却严厉地拒绝了他,而作为杂志的文学艺术部主任的勃留索夫也不支持别雷。之后,别雷将小说卖给了雅罗斯拉夫尔城的出版商涅克拉索夫,但事情也不顺利。1914年《彼得堡》出现在“美人鸟”出版社。该杂志正计划出版象征主义专集。文学评论家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当时正担任该出版社编辑,是他促成了《彼得堡》的最终出版。《彼得堡》分三册印刷,然后在1916年出版了单行本,1922年在柏林重印缩略本^③。

小说出版后,维·伊万诺夫认为它“内容丰富而深刻的题名”具有“极大的分量”;高尔基也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称“别雷是具有非常细腻精致的文化教养的人,是写特殊题材的作家,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但却认为“这部小说,不是用俄语写出来的”,作品的语言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犯了“不能容忍的舞蹈病”^④。作为别雷的志同道合者,勃洛克认为

① Долгополов. Л. К. Начало знакомства. // Составители: Лесневский Ст., Михайлов Ал. Андрей Белый. Проблемы творчества. М., 1988. С. 33.

② Долгополов. Л. К. Начало знакомства. // Составители: Лесневский Ст., Михайлов Ал. Андрей Белый. Проблемы творчества. М., 1988. С. 33.

③ Цит. по: Белый А. Между двух революций. М., 1990. С. 437 - 440.

④ Крюкова Алиса. М. Горький и Андрей Белый: Из истории твор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 Составители: Лесневский Ст., Михайлов Ал. Андрей Белый. Проблемы творчества. М., 1988. С. 288 - 289.

作品是“杂乱无章的,但具有天才的印记”^①。

在同时代人中,文学评论家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是最早系统研究别雷的创作及其演变的批评家之一。《彼得堡》出版后,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认为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文学现象”。他为谢·阿·文格罗夫主编的多卷本《20世纪俄国文学》(1916)撰写了《安德烈·别雷》专章。他的《东方还是西方?》(1916)一文则较早对别雷的《彼得堡》作出了有创见的分析,阐发了这部长篇小说中隐含的对于俄罗斯的独特民族传统、文化特性与历史命运的思考。他把别雷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②。

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也十分钟情这位年轻一代的象征主义代表人物,专门撰写长篇论文《长篇小说之星》评价别雷的代表作《彼得堡》。作者从作品富含的宗教哲理意蕴指出其对于俄罗斯意识、俄罗斯思想潮流史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别雷“以新的方式使文学回归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主题。他的创作与俄罗斯的命运、俄罗斯心灵的命运息息相关”^③。

概言之,别雷的同时代人对别雷的思想和创作,显然持有不同的评价态度:对于其思想和文体特别是语言,评论者们有褒有贬。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他,他的理论著作很少有人懂,哲学家也不视他为同道。

十月革命以后,俄罗斯文学被分为国内板块和国外板块。在国内,有关别雷的评价依然是几种声音。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托洛茨基在其所著《文学与革命》一书中把别雷定位为“非十月革命文学”的“国内流亡者”一类,认为在他身上,“两次革命之间(1905—1917年)情绪和内容上颓废的而在技巧上精致的个人主义的、象征主义的、神秘主义的文学得到了较为浓缩的表现”,说他是“脱离生活轴心的个人主义者”,“他的笔名

① Долгополов Л. К. Начало знакомства. // Составители: Лесневский Ст., Михайлов Ал. Андрей Белый. Проблемы творчества. М., 1988. С. 38.

② 张杰、汪介之著:《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页。

③ Бердяев Н. Астральный роман: размышление по поводу романа А. Белого «Петербург». // Бердяев Н. О русских классиках. М., 1993. С. 319.